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三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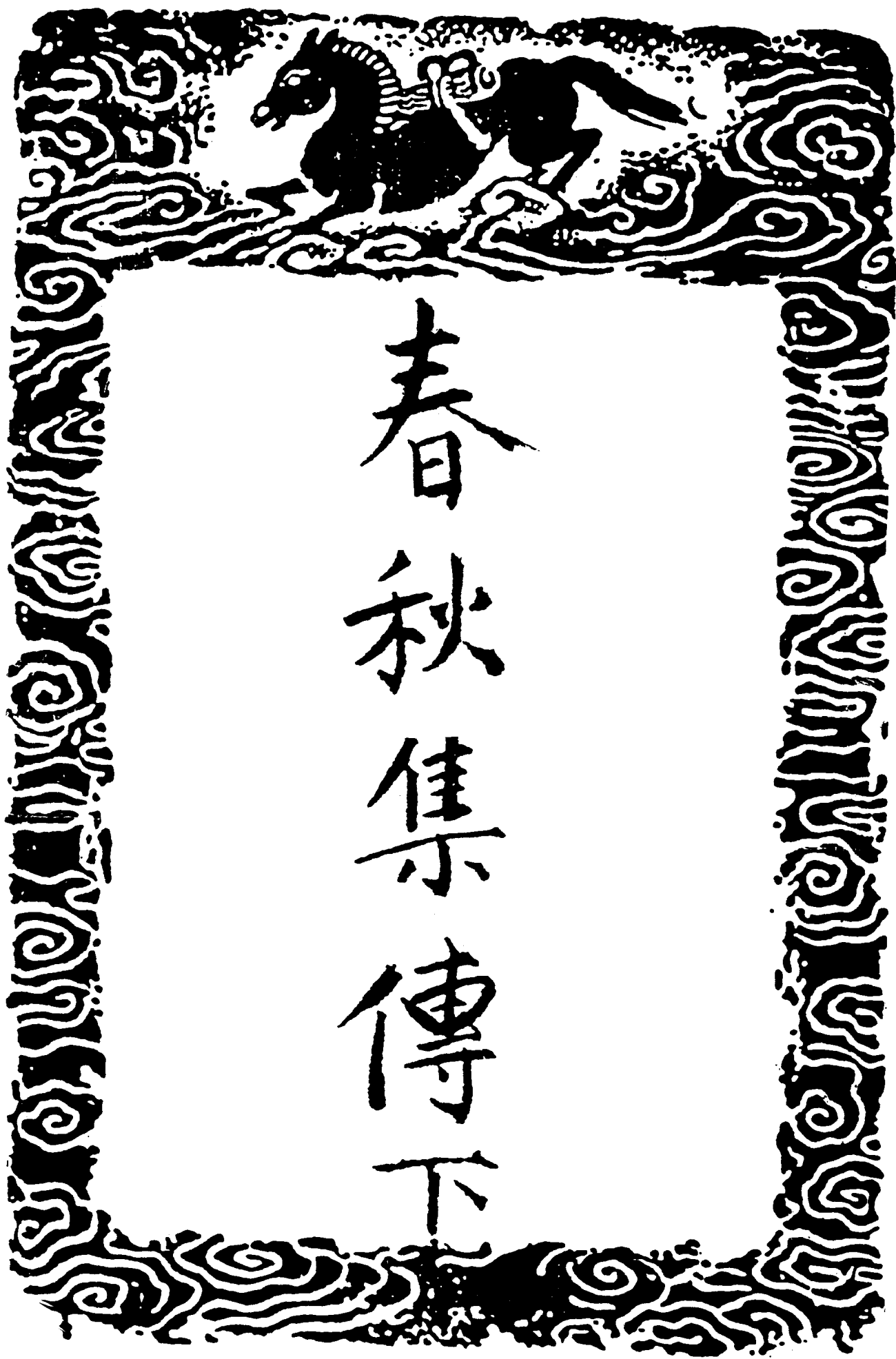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原缺卷十八至廿、廿三至廿六)○目卷十三至廿六	宋張洽撰	宛委選	〇九三〇〇一
公羊墨史二卷	明周拱辰撰	傳經堂台	〇九三一五
春秋疑義二卷	清華學泉撰	經學台	〇九三一六九
春秋傳註四卷	清李堪撰	顏李	〇九三二一九
半農先生春秋說十五卷附一卷	清惠士奇撰	經學台	〇九三三四九
春秋集傳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汪紱撰	汪雙池中研所	〇九三六七三
春秋左傳補疏五卷(六經補疏之四)	清焦循撰	焦氏台	〇九三八五七

春秋集傳下



文公

十三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氏傳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趙子

曰戎狄與秦號賤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程氏傳晉舍

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

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穆公悔過見於晉書康公不紹

孫謀復事戰事故反其夷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子西為王尹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

殺聞宜申及仲歸○胡氏傳宜申謀弑穆王而誅則是

討弑君之賊也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

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則楚世子商臣也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旱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

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親諸侯也○陸氏纂例曰

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呂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

與之盟非也

又狄侵宋

蔡侯次于厥貉厥公羊作郕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蔡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

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蔡子勞且聽命遂道以

田孟諸命風駕載遂宋公遂命申無畏扶其僕以徇○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蔡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

書蓋自是與中國等夷然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為伐宋之舉次于厥

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

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

厥貉藏禍心以憑夏盟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

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

救而不及陳獲公子後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

者非其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

夷狄矣故削三國書楚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圖

左氏傳厥貉之會麇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

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許氏曰楚侵伐書

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

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鄭葬命○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

縣西彭生叔牙之孫

秋翟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前年即位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

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鄭瞞侵齊杜氏注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

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生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杜氏注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邾公羊作蠻

左氏傳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拘春邾伯卒

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邾邾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子

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即書其爵以其當立

為君也邾人豈可絕之哉春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

亂乎○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

自失國也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自是

入為齊附庸此邾伯來奔為齊所逼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陸氏纂例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左氏

傳群舒叛楚群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有舒城西南有龍舒夏令尹成

嘉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南巢平舒君名宗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朝於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左氏傳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為殽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更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更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諷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更駢之佐上軍也若使

三手

輕者肆焉其司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及怒曰暴糧害國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更駢曰使晉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申趙穿當先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陸氏

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為主也○程氏傳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舉由故不言晉及○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胡氏傳秦伯晉趙盾其稱人何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與晉其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敗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羊作運

穀梁傳稱師師言有難也○杜氏注鄆晉魯界者城南姑幕縣南有負亭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成公也不書葬魯不葬

邾子貜卒穀梁作邾子貜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邦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喜莫如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也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災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不恭公羊

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

室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

為周公也周公拜平前魯公拜平後曰生以養周公死

以為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

騂剛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壽群

公庶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穀梁傳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宗

廟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呂氏曰君子之

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

也推是心以為政雖不計不遠矣魯之為國至使大室

之屋壞其能○胡氏傳何以知其久不修乎自正月至

七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

恭其矣此皆志文公心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

之由垂戒切矣通有一早甚矣宜不興土木之工矣而

餘時動問早乾水溢切工作內宜報罷自正月不雨

至七月猶言大室屋壞何答曰屋壞猶欲完葺況宗

廟乎此又與莊二十一年築臺于即築臺于薛築臺于

春秋不書意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秋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公還公穀無公字渠公羊作楚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渠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

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渠故善之也黨所○杜氏注渠鄭

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鄭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夫伐人之喪其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

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主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同

盟于新城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齊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若陳鄭宋謀邾

晉欲納

○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陸氏

纂例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

某此即行會禮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程氏傳始會諸

合而後○胡氏傳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

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

從誠有弗獲已者前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與盟果有

背華即夷之實矣○其行其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

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

代宗周為共主君臣

奚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何以書記異也中者○穀梁傳孛之為言猶弗也其曰

入于北斗斗有環城也○左氏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

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漢書五

劉歆以為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也宋齊晉天子之

伯中國綱紀善所以除舊布新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至十六年宋人執昭公十八年齊人執懿公宣公二年

晉趙盾殺靈公○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

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三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

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捷菑且長宣子曰辭

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傳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

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

薛費八千里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

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

出也捷菑且齊出也捷菑且正也捷菑不止也劉氏意林曰

改見義而徙矣為不免於恥曰春秋之所謂賢者非賢於人之謂也必致於仁聖之域然後止矣今卻缺之事不耻過作非以克齊之法論之僅得免於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諫於義動必順於道不逆寡不雄成是以無過舉矣有川賡陸

○陸氏纂例

曰自以為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陽生邪捷留莒去疾所以不氏也○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淳聞之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帥皆有名氏書曰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開義能從

大
三
小
中
計

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為善○胡氏傳盾以義之不克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詐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為之諱也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劉氏傳大夫出奔莒為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為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有其

三
小
中
計

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補法度自絕于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為失以謂君臣之間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則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怨若夫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來之交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以多善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望以九月○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殺也○陸

氏微旨淳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旨蓋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

三十八卷

一十一

一十一

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貴之也○胡氏傳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辟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子貴見微者大

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泰山孫氏曰距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志不稱行人稱行人以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者以已執也劉氏傳何以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為使也或曰附庸之君稱行人或不曰不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者也○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已魯矣魯使單伯弑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君為執之商人弑其君而暴其母單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為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殺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胡氏傳商人驟施於國是誘齊國之人齊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意忘君父之大倫執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於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

六十三卷

一十二

一十二

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刑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及遇辱而因晉以請爲齊弱焉傳曰國家聞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怠豫僭差政刑不整卒困於齊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宴辭曰君之

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子在重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穀梁傳司馬官也。○陸氏曰魯曰趙子曰來盟彼飲之也。○左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聞亂國事感而賢臣外奔懼鄰國之誦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大夫之見於經者多矣其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世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車魯必取之從之木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去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士不行乎下非齊也。○許氏曰以教之醜奔而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喪譏無也

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爾尚羞前人之慙惟恐惟孝故聖人以教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胡氏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

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舍異者無所書而不尊主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成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何也欲治齊而後不能也欲治齊而後不能孰惡惡晉也惡晉則其言諸侯何晉固為諸侯長矣亦諸侯之罪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胡氏傳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之於夷狄右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于扈者分惡於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鄭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

名別賢不肖使勿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鄭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辭不教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者也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罪之在也○泰山孫氏曰商人既弑其子又絕其母○胡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杜氏注郛郛也○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其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其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宋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公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劉氏傳其言弗及盟何弗者遷詞也非弗及盟也弗肯與盟也齊侯曷為弗肯及季孫行公會季孫行公會齊侯于陽穀其義固弗可與

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此弗肯也其謂之弗及何所恥也為賤而弗肯及使若弗及然

夫國之興衰也有徵強明而不息者興之兆也昏惰而不事事者衰之符也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伯主為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焉然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年今齊之亂公能脩明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入國必畏之矣既不然而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使執辱於不惟邊鄙被患而與

國與受其禍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而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年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至五月朔也○公羊傳曷為四不視朔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欲以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胡氏曰公羊之說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

公之疾與昭公如晉之治矣○穀梁傳季子班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甚矣

胡氏曰文公厭政無見於經則不告朔不時事神治民之急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公羊作師丘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師氏曰

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嚮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却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義覺○杜氏注傳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聲姜夢毀泉臺○劉氏傳何以書譏毀也曷為譏毀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既而夫人夢魯人以爲祥非明

民之道也○公羊傳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

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或山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訐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麇人帥百濮聚于潁將伐楚庸今上庸縣屬楚於是申

息之北門不洛備中楚人謀徙於阪高賈曰我能

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將各走其邑何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罷莫無也自廬以

往振廬同食杜注代庸之振廬也次于句鑿楚西使廬

戰黎傷庸及庸方城上庸縣東庸人逐之囚子揚意三

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

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陽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也魚復縣今巴東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戰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

品分爲三隊子越自石溪子員自初以伐庸秦人巴人

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庸○胡氏曰庸人幸楚之

弱帥群蠻以叛之此取滅也也楚人謀徙而爲賈請

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以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

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羊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杵臼宋餓竭其粟而食之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亡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

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死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

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

姬使帥甸攻而殺之之師司城蕩意諸死之○胡氏

傳此襄夫人使甸人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

人之所欲殺也君無辜而殺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

當其罪若不歸諸司心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況於

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
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君臣之義也
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
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
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謀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
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困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
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以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
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故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
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
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氏傳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杜氏注自閔
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
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其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靜姜齊公作聖曰

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

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杜氏注西當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杜氏注北當齊侯請盟六月盟于穀齊侯不能

服請

諸侯會于亳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亳平宋也公不與
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
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昌郵孫氏曰臺非陽臺皆不

秦伯瑩卒

孫氏曰秦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閔獸之父爭由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嬖僕納閔職之妻而使職勝乘

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何氏注商人弑君賊書弑者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坐弑君○胡氏傳謂歆閭職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想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眾是以能濟其惡天下皆為之歡而莫之遏公子伋父驟施於國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視面為之臣執

其君母則拱手以聽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益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討之○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舉介不正其同倫

而相介故列數之也胡氏曰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公羊傳子卒者執謂謂子赤也○左氏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焉矢之中○陸氏曰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書曰卒先君葬

秋後

一三

二二

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內也○趙氏曰不書地弑也子野非被弑而亦不書地闕文也○胡氏曰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各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不書日闕文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齊婦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